

# 孤城閉

米llady 著

GUCHENGBI

新世界出版社

完結篇

她

是皇帝的爱女，  
依在父母身边窥帘望去，一时多少人杰；

他

原本是清俊的少年，  
穿梭于名臣和高士之间，人生拟是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。

倏忽十年，相误桃源路。

这似乎是来自父亲的一意孤行，而这痛苦的父亲虽然富有天下，  
却也在自己布下的复杂棋局面前别无选择。

# 孤城閉



米三Lady〇著



完結篇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城闭(完结篇)/米兰 Lady 著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 
2009.7

ISBN 978-7-5104-0442-9

I.孤… II.米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9939 号

## 孤城闭(完结篇)

---

作 者:米兰 Lady 著

责任编辑:陈晓云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+86(10)68995424 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+86(10)68995968 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[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本社电子邮箱: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子邮箱:[rights@nwp.com.cn](mailto:rights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字 数:210 千字

印 张:16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04-0442-9

定 价:24.80 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莫怨东风当自嗟

素履无咎

宋仁宗嘉祐辛丑年，画家崔白完成了他的传世杰作《双喜图》，数年后它被收入秘阁，随之是千年世代更替，沧桑兴废，斗转星移。今天，它沉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中，是镇馆瑰宝之一，并且出现在几乎任何一部谈及中国宋代花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之中。小说《孤城闭》的尾声，正是《双喜图》第一次收入内库的时刻。

那日翰林画院内侍梁怀吉将《双喜图》存入内库，似乎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内侍黄门，在履行一项普通不过的书画入库的工作，宫墙内桃花盛开，这是神宗熙宁四年的一个宁静的春天。梁怀吉沉默地离开，宫门在他身后掩上，深锁住芳菲深院、缱绻红尘，寂然的背影没入历史的深潭，从此无人相问。

小说《孤城闭》正是把今日享誉于华人世界的传世名画，与湮没在历史中的故国往事联系起来，宛若一条贯穿时光的长廊，径直叩响千年前的那道宫门的门环，带着我们重温那时的昼夜与春秋，目睹那座宫城内外，人们的起居和生平，朝堂上下，他们的抑郁和释怀。

《孤城闭》上半部，始于褒国公主夜扣宫门入诉，为全书设置了悬念，而这个悬念的解开，则主要在下半部：公主与夫婿如何“积不相能”，《双喜图》又如何描述了公主的悲剧，而这看似琐碎的儿女家事，又如何能折射出北宋仁宗时代的政局。

公主拒绝与夫婿同席，却依恋一个内侍，站在历史的彼岸望去，以这一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多灾多变，宋仁宗御宇的时代可谓四海升平，他女儿的婚姻实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，从来为历史学家所忽略，可以安全地归为茶余饭后的闲话，何况这情节在今日无疑也是坊间流传的有趣绯闻，以此题材发展为畅销小说，可以绘声绘色地写畸恋、可以缠绵悱恻地写苦恋，可以讽刺，可以猎奇，可以煽情，然而《孤城闭》却没有走这些容易的途径。

小说的真正关注点并不在于公主的婚恋本身，也并不在于当时朝堂上下

沸沸扬扬的议论，它宛如把一滴水珠放在阳光之下，折射出阳光中七彩，而在这七彩的衬托之下，那滴水珠才格外晶莹。

王安石曾称，宋仁宗为君，“仰畏天，俯畏人”，正是这种谨慎保守的风格，使他左右权衡，为当时惟一的女儿设计了一场看似安全的姻缘——作为帝王，他不希望公主的婚姻破坏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势力平衡；作为父亲，则希望爱女能拥有忠心不贰的丈夫。这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，然而他的女儿在这场婚姻中奋力挣扎，朝野皆知，几近于丑闻。

但这丑闻并不仅仅是丑闻，它转而变成了对皇室的压力，这依然是宋仁宗时代的特色：强势的台谏制度，使得君主无法像一个普通的父亲一样怜爱女儿，更不可能像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一样，将女儿救出苦闷的婚姻。为着臣子期望的清平盛世的皇家威仪和道德标本，他被困在自己设下的棋局中一筹莫展。

但这僵局并不仅仅是僵局，它转而成为福康公主的生命哀歌。身为帝王惟一的骨血，她幸运地享受着平民女儿一般的家庭天伦之爱，她自然地成长，却突然发现公主这一头衔宛如高墙，将她困在荣耀的孤城中，竟然无法逃脱。纵然锦衣玉食，也无非行尸走肉，尊贵的孤城中唯有梁怀吉安慰她的寂寥，他对他的依恋也终于被公主头衔的尊严所不容，她无法像国人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贤媛邦姬，一切悲剧最终乃是性格的悲剧，她激烈地抗争，呼救，而竟然无法获救，乃至过早凋零。

正如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，在仁宗那个朝代，一时所谓的天下才士，罕有不见被拔举任用的，而这样一个面面俱到的局面，难免不以某些个体的牺牲为代价。亦如小说结尾，欧阳修对梁怀吉所言，“我们都曾被时代误伤”，但是欧阳修依旧欣然于生逢斯世。

我把《孤城闭》看作一种含着眼泪的微笑，或者一种心境清明的饮泣，而最能代表这一意境的，应该是小说贯穿全文的叙述者梁怀吉。他特殊的宦官身份，他正直淡泊的天性，注定了他一生和人世间的辉煌和甜蜜绝缘，他谦卑而安静地旁观着朝堂和宫廷的风雨，专注而深情地陪伴公主。公主在岁月蹉跎中困顿孤城，少女天真曼妙的心事落空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命运促成了爱情，由于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，这爱情沉重到难以继，最终化为孤独而绵长的守望，室迩人远，人去楼空。

这是一个清平的时代，但和理想永远有一步之遥，而这不可抵达似乎早已命中注定。《孤城闭》中没有彻底奸恶的人物，没有不可饶恕的罪行，哪怕是



李玮之母也并未被一味地刻画为一个粗俗的恶婆婆,人人都情有可原,却又互不相让,他们似乎都通情明理,却又顾虑重重,他们良好的初衷,各自的努力却常常造成南辕北辙的尴尬。李玮始终得不到公主的青眼,杨氏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儿媳,无论家庭细故,还是朝政大事,皆是如此。一个过于精密的平衡局面,往往令局中人举步维艰。

“莫怨东风当自嗟”,《孤城闭》写的是那样一个时代,人文昌盛,言路开明,春风扑面,却难以释怀。作者写那千年前的故事,不取巧,不猎奇,沉静而又不乏同情,宛若清茶,耐人寻味。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           | 1   |
| 第八章 十二阑干闲倚遍  | 1   |
| 第九章 谁堪共展鸳鸯锦  | 34  |
| 第十章 酒阑空得两眉愁  | 67  |
| 第十一章 西宫南内多秋草 | 98  |
| 第十二章 瓦砾明珠一例抛 | 127 |
| 第十三章 角声吹落梅花月 | 156 |
| 第十四章 长烟落日孤城闭 | 184 |
| 番外篇·醉花阴      | 220 |

## 第八章 十二阑干闲倚遍

### 1. 贡举

嘉祐二年，公主年届双十，依大宋风俗，若女子过了这年还不出阁，便属婚嫁失时的老姑娘了。故此，今上开始命人准备公主下降之事，婚期定在下半年，而之前会先进封公主，对其母苗淑仪，也会推恩进秩，迁其位分。

苗淑仪有望成为继张贵妃之后首位致身四妃之列的嫔御，这是目前愁眉深锁的她唯一稍感期待的事。自那日今上对公主一番长谈之后，公主不再对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表示反抗，但随着婚期一天天临近，她情绪越来越低落，苗淑仪曾惊喜地向她提及今上欲风风光光地为她举行进封册礼，这是国朝公主从未有过的殊荣，却都无法激起她一丝喜色。

今上没有忽略她的郁郁寡欢，也曾关切地问：“徽柔，你不高兴么？”

而公主只是摆首，轻声回答：“不过是终日无事，有些闷罢了。”

今上便微笑着建议道：“今年宜春苑的花开得好，你去看看罢。”

于是三月里，今上命邓保吉拨了数十名皇城司侍卫，与公主平日的仪仗侍从一起，护送公主往宜春苑。

树疏啼鸟远，水静落花深，宜春苑还是旧时模样，新莺掠过柳梢头，千树杨花满路飞。但这喧嚣春色却点不燃公主眸中一点微光，她独立于苑中赤阑桥头，漫视足下一渠春水，长久地保持静止的姿态，任影飘池里，花落衫中。

正午时，她转身看我，道：“我们回去罢。”

归途并不太顺畅。行至繁台街时，前方有人聚集喧哗，周遭路人多驻足围观，以致道路堵塞，虽侍从连声呵道，车马仍不能行。

邓保吉已复勾当皇城司之职，今日也随侍而行，见状立即引马过去查看。须臾，邓保吉回来，朝公主禀道：“是一群落第举子围住了欧阳内翰，出言诋斥，不许他走。”

听了这话，公主褰帘，与我对视一眼，大概也明白了此间状况。

这年正月，今上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，做本届贡举的主考官。近年来，太学子子爱写险怪奇涩的文章，引来学者效仿，乃至在国中成一时风尚，号为“太学体”。据说欧阳修很厌恶这种文风，决意痛加裁抑，批阅试卷时，若见“太学体”，一概弃黜。所以，礼部贡院省试结果一出，举世皆惊，之前时人推誉者皆不在中选之列。而今廷试已毕，考官选取的进士名单已上呈皇帝，最后结果明日将在宫中唱名宣布，欧阳修已解除锁院状态，现在应是刚散朝回来，那些落第举子可能算好了时间，故意候在这里刁难他。

“怀吉，”公主吩咐我，“你去看看。”

我答应，即刻策马赶去。

此时欧阳修已被举子重重围住，虽有几名随从及街卒逻吏护卫，无奈闹事的举子人数众多，都竭力上前想靠近他。随从卫卒只能环聚于他所骑朝马周围，尽量不让举子碰触到他。

举子有的怒发冲冠，有的目意轻蔑，有的含笑嘲讽，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得热闹：

“太学体既无骈文刻板堆砌之感，又不平铺直叙，流于平淡，遣词用句皆有新意，足可体现士子才思，有何不妥？如此文风，举世推崇，却为何独不容于内翰？”

“贡举是为天子选可用之才士，不是任你欧阳内翰挑门生，你岂可因一人好恶而弃黜世人公认的太学才俊？”

“听说，欧阳内翰在锁院期间常与其余几位考官王珪、梅挚、韩绛、范镇吟诗作乐，再加上小试官梅尧臣，唱和之下作的诗都够出一本集子了。如此耽于酬唱，我们的试卷可又稍加考校，仔细看了么？”

“据说几位考官酬唱之时佳句频出呀。欧阳内翰你曾形容考场情景‘无咩战士衔枚勇，下笔春蚕食叶声’，而梅圣俞如此描述贡院景象：‘万蚁战时春日暖，五星明处夜堂深。’啧啧，你们以五星自比，而以我辈为蚕蚁，足可见试官谦德！”

……

此类话语此起彼伏，而欧阳修始终保持缄默，勒马而立，并不回应。

少顷，又有一人开始质疑他的学问：“礼部试中，内翰你出的题目是‘通其变而使民不倦’，这倒奇了，我怎么记得，《易传》里这句话原文是‘通其变使民不倦’呢？”

此言甫出，便有人接话：“这何足为奇，如今谁不知道，‘试官偏爱外生而’

呀！哈哈……”

周遭举子闻之皆笑，欧阳修神态尚算镇定，但面色也不禁微微一变。

欧阳修确实喜欢在文中用“而”字。他曾应人所托，作了一篇《相州画锦堂记》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仕宦至将相，富贵归故乡。”写罢寄出，其后推敲之下又觉不妥，便派人快马追回原稿，修改后再送上。来人阅了改稿，发现他只是将以上那句改为了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”。

当然，此刻举子提这个并非意在讨论他在文字上的偏好，而只是借“外生而”的谐音，暗示他私通外甥女的传言。

这一语立即把举子的兴趣引到了他闺阁事上，有人笑问张氏近况，有人开始吟唱那首《望江南》，然后，欧阳修正前方一位褐衣士人拔高声音，唱起了一阕《醉蓬莱》：“见羞容敛翠，嫩脸匀红，素腰袅娜。红药栏边，恼不教伊过。半掩娇羞，语声低颤，问道有人知么？强整罗裙，偷回眼波，佯行佯坐。更问假如，事还成后，乱了云鬓，被娘猜破……”

这词语意丑秽，描写男女偷情之事，而那褐衣人一壁唱着，一壁引臂翘手，作女儿娇羞推脱状，越发引得众人谑笑。而唱到后面，有好几人扬声相和，看来这词并非此时新作，应是传唱了一段时日的。

“这词也是欧阳内翰填的？”围观者中有人问。

褐衣人停下来，笑道：“若非‘天赋与轻狂’，谁能解词中境界，长是为花忙？”

“天赋与轻狂”与“长是为花忙”是欧阳修另一阕《望江南》中的词句。听这人言下之意，竟是指适才唱的那首艳词也出自欧阳修之手。

欧阳修两眉微蹙，但一时也未出言驳斥。众人笑声益炽，我正思量着如何为欧阳内翰解围，却有一青衫士人先站了出来。

此人二十上下，身材颀长，眉疏目朗，面容清瘦。唇角向右微挑，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他走到褐衣人身边，问道：“阁下可是铅山刘几？”

铅山刘几，这名字我也曾听过，在礼部省试之前，他作为擅长太学体的优异生徒，被视为状元热门人选，而考试之后，世人如此惊讶，有一半也是因为看到他的落榜。

褐衣人也不掩饰，扬了扬下颌，傲然笑道：“正是区区。”

“失敬失敬。”那青衫士人含笑施礼，缓缓又道：“刘兄这一阕《醉蓬莱》词意旖旎，柔媚婉转，堪称花间佳作，足以流芳后世，又何必将此词归于欧阳内翰名下，令他人掠美呢？”

刘几颇为疑惑地上下打量他，正欲作答，却又被那人出言止住：“此词在

下看来，已臻完美，但刘兄一向谦逊，这几日仍反复推敲，多次问人意见，不巧问及我同年好友，这位同年又拿来问我，我拜读之下大为叹服，珠玉在前，自不敢再妄改一字……”

刘几闻言倒没反驳，只是冷笑而已，想必这《醉蓬莱》如那士人所指，是出自刘几笔下，故意令人误会是欧阳修写自己情事的。

见刘几无语，那士人又悠悠走至适才质疑欧阳修写错试题的人跟前，道：“贡举试题，虽每句皆须有出处，但并非每次都要按原文列出，一字不差。在‘通其变使民不倦’中加个‘而’字，意义未改，但诵读之下语气更为舒缓，抑扬顿挫，更能体现诗赋音律之美，有何不可？”

略等一瞬，不闻听者分辨，他又转视周围士人，朗声道：“昔西昆鼻祖李义山诗文誉满天下，一日拜谒白乐天，谈论文体诗风，颇有自矜之色。其间问及白乐天奇思妙喻从何而来，乐天答道：‘某作诗为文不求奇思，惟望其辞质而径——质朴通俗，浅显易懂，令人一目了然；其言直而切——直书其事，切近事理，让闻者深诚；其事核而实——内容真实，有案可稽，使采之者传信；其体顺而肆——文字流畅，易于吟唱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。’义山闻之，惭愧而退。而如今，自五代以来，文教衰落，风俗靡靡。圣上慨然太息，欲澄清弊端源头，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，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，为此晓谕天下，而士人不深明天子之心，用意过当，每每雕琢语句，为文奇涩，读或不能成句。连通顺直切尚不能做到，更遑论其他？西昆余风未殄，太学新弊复作。欧阳内翰亲执文柄，决意一改考场弊端，必得天下之奇士以供天子擢用，此乃恭承王命，顺应帝意之举，又何罪之有？”

刘几此刻嗤笑，侧目反诘道：“兄台处处为欧阳内翰辩解，想必也是他所招的‘天下奇士’中的一位了。不知明日唱名，位在几甲？”

那青衫士人笑而应道：“省试之前，我居于僻远之地，此番应举，是首次进京。乡野之人，消息闭塞，欧阳内翰欲革太学之弊，我也是省试之后才知道，考试时用的是一贯文风，并未曲意迎合，与欧阳内翰更是素昧平生，今日偶经此地，才得一睹内翰真容，而举子人数众多，内翰更不会知我姓甚名谁。省试时我与诸位兄台一样，试卷经弥封糊名及誊录，无从作弊。虽勉强获礼部奏名，参加了廷试，但对明日唱名结果亦无把握，或与诸位兄台一样落榜，亦未可知。”

---

注：“内翰”是对翰林学士的尊称。



## 2. 文法

大概这“落榜”二字正中落第举子痛处，他们皆对那青衫士人怒目而视，其中有人不憚以恶意猜测他目的：“若你们此前素昧平生，那现在你主动为考官辩护，必是想讨好他，相与结交，求他让你高中了！”

青衫士人摆首道：“唱名放榜虽在明日，但如今进士名次已定，岂会再更改？我若有心结交内翰，早在贡院锁试之前便上门拜谒，又岂会等到现在？”

众举子哪里肯听他解释，纷纷道：“谁知你此前有没有上门拜谒过他？”

“若是作弊明显得人尽皆知，那就不叫作弊了。”

“纵然你们此前不曾来往，日后若同朝为官，必定也会结为朋党。”

举子们越说越激动，竟转而围攻那青衫士人，开始对他推推攘攘。

我见势不妙，立即扬起马鞭，“霍”地挥下，重重击打在路边的杨树上，朗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举子们闻声一愣，都停下来，侧首看我。

我环顾他们，道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其争也君子。诸位皆是读书人，却在这里诋斥师长，围攻同年，岂非有辱斯文？”

他们都诧异地上下打量着我，估计是在猜测我的身份，一时无人回应，于是我继续说：“子曰：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而今诸位髀聚喧哗于街市，难称操行恭谦；公然出言诋斥师长，对尊者更有失敬礼。诸位应举，无非意在日后出仕，辅佐君王，为民求福祉。但若现在连‘行己也恭，事上也敬’也做不到，将来何谈‘养民也惠，使民也义’？”

有一人反驳道：“事上也敬之‘上’，是指君王、圣上，你岂可以考官代之？”

我答道：“考官是考生之师，而师与天地君亲同列，应受天下士子尊崇。若不尊师，其为人亦难孝悌。有子曰：‘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’若不懂尊师孝悌之道，那离犯上作乱也不远了。”

这时刘几一声冷笑，走至我马前，道：“先生衣冠，似属宫中物？”

我欠身道：“在下的确任职于宫中。”

刘几斜睨我，道：“中贵人引经据典，在下佩服。不过，我也想到一句圣人的话，用来形容中贵人，倒十分贴切。”

我知道他不会有好话，但还是颔首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他骤然振臂指我，厉声道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不待我有所反应,他又连声道:“你这样的阉宦,平时奴颜媚骨惯了,满口说着讨主子欢喜的话,内则邀宠于君王,外则献媚于大臣,为求私利,毫无气节,居然还敢引用圣人语言来指责天下士人!”

他周围的举子旋即附和,都调转矛头指向我:

“黄门内侍也敢妄读圣人经书?”

“小小阉宦,读书意欲何为?莫不是想蠹政害物?”

“前代内臣,恃恩恣横,我等还道国朝引以为戒,不会有如此祸事,但你这小黄门今日已敢攻击士子,将来涉政殃民也可想而知了。”

“汉有天下四百年,唐有天下三百年,其亡国之祸,皆始于宦官。我朝太宗皇帝有明训,不许宦官预政事。贡举选材擢用,亦是政事一种,而你公然非议应科举子,已是干政,为防微杜渐,现将你就地诛杀亦不为过!”

他们相继迫近,步步紧逼。我不觉引马退后,面对如潮的斥责声,我头晕耳鸣,脸颊灼热,难以抑止的羞耻感与身上的冷汗一样,一层层自内渗了出来。

忽然,有人在我身后不远处扬声喝道:“邓都知,把这些犯上作乱的家伙统统抓起来!”

那是公主的声音。我惊讶回首,发现她已从车中下来,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,没有侍女羽扇遮挡,只戴着个帏帽蔽住了面容。

跟着她过来的邓保吉领命,引臂一挥,守候于不远处的皇城司侍卫立即跃马赶来。数十骑兵过处烟尘滚滚,马嘶犬吠,行人惊呼,一阵短暂的喧嚣之后,率众闹事的十来名举子已被押跪在地上。

刘几等人不服,跪着拼命挣扎,忿忿道:“我们只是想向考官讨个说法,怎能说是犯上作乱?”

公主一指我,道:“你们冒犯了他就是冒犯了我,冒犯了我就是冒犯了我爹爹,冒犯了我爹爹就是犯上作乱!”

刘几一愣,问:“你是谁?”

这时邓保吉从旁解释:“这是福康公主。”

欧阳修听见,立即下马过来施礼,周遭百姓听了也陆续下拜,闹事的举子大多缄默不语,只有刘几还在含怒质问:“今上礼眷文士,从不滥加刑罚,而今公主为私怨泄愤,如此折辱我等,既有违君父教诲,更有悖君子仁恕之道!”

公主笑道:“我不是君子,是女子,就是你们圣人说,和你们一样很难养的女子。”

刘几还欲争辩,公主杏目一瞪,先就压制道:“再说废话,我立即让他们把

你押到大理寺问罪！”

刘几怒而低首，再不说话。

我见状欲出言劝解，但刚开口，就被公主止住：“你呀，什么都别说了……刚才还费那么大力气跟他们讲道理，没用吧？还不如我以直报怨来得干净利落……这些人，书越读得多就越刁钻，若你的道理讲得通，他们也不会去围攻欧阳内翰了……”

她的话还未说完，却闻马蹄声又起，我们放眼看去，见是一匹适才未系牢的马突然发力狂奔，跑得极猛，一脚踩死了一只卧于街道上的黄狗。

欧阳修见了，若有所思，随即上前朝公主一揖，道：“请公主允许臣对众举子说几句话。”

公主颌首答应，欧阳修遂转朝众举子，手指那条适才被逃跑的马踩死的狗，道：“刚才的情景，各位贤俊应该都已看见。各位既有心借贡举出仕，将来便很可能会入馆阁修书治史。修但请各位试书此事，一言以概之。若贤俊用语比修的说法言简意赅、通顺直切，修明日便辞去翰苑之职，自请外放，再不预文教之事。”

众举子左右相顾，略有喜色。沉吟片刻，一人先开口回应：“有黄犬卧于道，马惊，奔逸而来，蹄而死之。”

欧阳修不动声色，很快另一人又给出第二种说法：“有犬卧于通衢，逸马蹄而杀之。”

欧阳修仍不语，转顾其余人，于是又有人说：“有马逸于街衢，卧犬遭之而毙。”

欧阳修浅笑道：“若这样修史，万卷难尽一朝之事。”

刘几闻言，扬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赤骝逸，逾通衢，卧犬殂。”

此言甫出，便有人嗤笑出声，循声望去，见是刚才那位青衫士人。

刘几怒道：“我这话很可笑么？”

青衫士人含笑欠身：“哪里。我只是乍闻太学体佳句，喜不自禁，不慎形之于色罢了。”

刘几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想必兄台另有佳句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衫士人道：“欧阳内翰早已胸有成竹，我自不敢班门弄斧，还是请内翰指教罢。”

欧阳修再问周围士人可还另有说法，而那些人大概见刘几都已说过了，便不再多言，都道请内翰指教。

于是，欧阳修徐徐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逸马杀犬于道。”

六字言简意赅，颇类太史公笔法。在一瞬的静默后，公主先开口道好，围观的人群中也逐渐响起一片抚掌喝彩之声。

欧阳修再转朝刘几，和言道：“出仕入朝，无论任馆职还是做言官，无论修史还是写章疏，都应谨记‘文从字顺’四字，行文须简而有法、流畅自然，既不要浮靡雕琢，也不应怪僻晦涩。质朴晓畅，方能准确达意，让人易于理解。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，最重要的是，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道。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。道理说清楚了，不须着意雕刻，便自有文采辉光。”

刘几默然，似有所动，垂目沉吟，也不再争论。其余举子亦如是，都怔怔地，似乎还在想欧阳修所说的一席话。

欧阳修又代举子向公主求情，请公主放了他们，公主虽不悦，却还是依言命皇城司侍卫放人。

待闹事举子相继退去后，公主问欧阳修：“他们如此冒犯你，怎能不稍加惩戒？”

欧阳修道：“治民以刑罚，虽能使民知有畏，但其心无所感化，于君国无益，不若晓之以理，齐之以礼，道之以德，令其感而自化。”

公主道：“虽如此，但此番内翰得罪的举子太多，未必个个都能受内翰感化，只怕还会有人伺机生事。我还是拨一些侍卫护送你回家罢。”

欧阳修施礼拜谢，公主微笑道：“内翰无须多礼。若真要谢我，以后就少写些诗文罢。”

见欧阳修不解，我遂于一旁含笑解释今上要公主背诵他大作之事，欧阳修顿悟，不由解颐，向公主欠身道歉。

公主连连摆手，笑道：“我是说笑的。朝中这么多大臣，我最爱看的还是内翰你的诗词文章。”

待送走欧阳修，公主上车后，我忽又想起那位青衫士人，立马四顾，见他展袖阔步，已走至数丈之外，忙策马追去。待驰至他身边，我下马，拱手道：“秀才妙论，在下深感佩服。秀才尊讳，可否告知在下？”

那士人微笑还礼，道：“学生眉山苏轼。”

我亦告诉了他我的姓名，再道：“我尚有一事，想请教苏秀才：适才你所说李义山拜谒白乐天之事，出处为何？”

苏轼大笑，大袖一挥：“何须出处！”

原来果真是他杜撰的。我未免一笑。

“千百士子在侧，竟只有你一人质疑，足见先生高才。”他笑道，又稍作解释，“论事作文先有意，则经史皆为我所用，何况亦真亦假的典故乎！”

### 3. 册礼

回到宫中，公主先就在父亲面前告了落第举子一状，把他们围攻欧阳修之事说了，也叙述了欧阳修出题经过，只是略去她威胁刘几等人一节不提。邓都知闻后与我相顾而笑，但也都未多嘴补充这点。

今上获悉欧阳修之事，不由叹息：“这些落第士人忒也嚣张了。攻击考官，这并不是第一出。据说欧阳修前日刚从贡院回到家里，便有人从墙外扔了一卷文书到他家院中，他拾起一看，发现竟是一篇‘祭欧阳修文’……”

公主扬眉道：“这等闹事的举子，不如抓一个来，杀一儆百，至少，也打断他一条腿，或关他个一年半载的，估计他们就老实了。”

“如此，他们更会口诛笔伐，连朝中大臣也会帮腔，把你爹爹形容成欲钳人口舌、焚书坑儒的暴君。”今上笑而摆首，谆谆教导：“女儿呀，这世上有两种东西万万碰不得，见了也要绕道走，一种是马蜂窝，另一种，就是扎堆的读书人。”

公主瞬目想想，忽地笑弯了腰：“真是呢，今日欧阳学士的模样，可不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么！”

笑过之后，她也没忘为欧阳修说话：“欧阳学士此番得罪之人太多，明日唱名，又有一批参加了殿试的举子会落榜，难保这类事日后不会重演。爹爹总得想个法子，别让他再被马蜂蜇呀！”

今上思忖着，微笑：“嗯，我一直在想。”

次日唱名，我们才发现，他为保护欧阳修，作了一个多么非同寻常的决定：这年凡参加殿试者皆赐进士及第，不落一人。

因此，数百人名字一个个唱出，令这次唱名仪式显得尤为漫长。太清楼上的宫眷看得兴味索然，好几位打着呵欠，低声抱怨说站得太累，而且，今年状元容貌并不怎么出色。

本届状元是建安章衡，他年约三十，老成庄重，但论容止风度，自然远不及昔日冯京。

就公主与我而言，唱名中亦有意想不到的亮点：进士第二人，是前一日曾为欧阳修辩护的那位青衫士人——眉山苏轼。

公主看来对他也颇有好感，所以在众进士于太清楼前拜谢皇后时，她特意命人多赐块饼角子给他。

皇后见状问：“徽柔也听过苏轼文名么？”

公主说没有，也许一时也不好细说前因，便很简单地找了个理由：“我瞧他顺眼。”

这一语立即引来宫人笑，她也懒得辩解，心中无所私，神色倒相当坦然。

皇后含笑，亦顾苏轼，道：“这苏轼才思敏妙，文风跟欧阳学士有相似处。他有个弟弟，名叫苏辙，今日也是一同中举了的。如今兄弟俩在京城已颇有声名，你爹爹前几日看过他们的殿试文章后喜不自禁，特意跟我说：‘欧阳修果然慧眼识人，本届贡举选出了不少文章才学之士，其中有一双兄弟，名叫苏轼、苏辙的，皆为宰执之材，苏轼文章更为可喜。只是我年事已高，也许用不上这二位相材了，不过把他们留给后人，也不错呢。’”

公主奇道：“爹爹既如此喜欢，为何却不点苏轼做状元？”

皇后道：“这我也不知道，回头你自己向你爹爹打听罢。”

后来，公主果真问今上此事，今上笑叹：“这事说起来竟是个误会。殿试的试卷由考官先阅，再按考官建议的名次呈上来给我审批。起初欧阳修批阅殿试文章，见了苏轼文章大为赞赏，有意定他为第一人，但那时试卷糊名，他不知道作者是谁，又觉此人文风正好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，担心这文章是出自他的门生曾巩笔下，若点为状元，恐日后惹人非议，便抑为第二，另取了章衡的文章排在第一。我阅卷时，虽觉第二人的文章好过第一人，但转念想，欧阳学士既这样定，必有他的道理，若非有大不妥，还是尊重他的意见罢。所以，最后还是按欧阳学士的建议定的名次，委屈苏轼做了榜眼。岂料唱名后，进士入殿谢恩，我见欧阳修盯着苏轼，一脸愕然，问他原因，他才低声告诉我此事，我们相顾无语，都颇感遗憾……”

国朝公主初封以二字美名，下降或新帝即位，推恩进秩之时改封以国名，礼遇俸禄皆有所增加。这年六月，今上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。这时的欧阳修是最受今上重用的翰林学士，继知贡举之后，今上又对他委以重任，命他兼礼部侍郎，率礼院诸博士，为公主册礼和婚礼拟订仪制。

之所以要重拟婚礼仪制，是因为今上欲以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和庄重古礼嫁女儿，而公主册礼细节更是必须着意设计的，因此前国朝没有一位公主曾行过册礼。

故此，公主行册礼之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臣批评，尤其是在今上进封苗淑仪为贤妃，贤妃辞册礼，而今上从其所请之后。

翰林学士胡宿为此进言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累曾进封楚国、魏国二大长公